

余曾巧：缠结之书

蜂巢·生成 第五十九回

Hive Becoming LIX

策展人: 赵小丹

艺术家: 余曾巧

展览执行: 郑欣茹

展览时间: 2025.11.12-2025.12.16

地点: 蜂巢·生成 | 上海

地址: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211号

蜂巢当代艺术中心欣然宣布，将于2025年11月12日在蜂巢·生成上海空间呈现艺术家余曾巧 (b.1997) 的首次个展“缠结之书” (The Serpent Archive)。作为“蜂巢·生成” (HBP) 项目的第五十九回，本次展览将从多重向度呈现艺术家在不同文化路径下的迁徙与思辨，她以超越性的抽象概念，把过去、当下与潜在经验织构为持续缠绕、循环生长的图像现场。此次展览由策展人赵小丹策划，将持续至12月16日。

出生于成都的余曾巧，自十四岁起在多伦多、北京、伦敦等地求学和生活。跨地域的成长经历，使她并未形成单一的文化认同，而是在不断位移中塑造出了独特的流动性主体。她以神话母题、中古旧物、历史档案为媒介，将个体记忆与人类历史的集体意识缝合交融，形成既包含东方文化底色，又体现世界公民视角的绘画语言。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身份模糊与复杂性缺失的切身感受，她将“位移”作为创作方法，而对不同文化的触感转化，则使她的作品呈现出延展、游离的视觉特征。在展览的第一章节，她引入“奇美拉”这一混合象征，将文明叙事中的荣耀、幻觉与衰败纳入可视化范畴之中。

/ 奇美拉之筏

在余曾巧的创作中，“奇美拉”不仅是一种生物形象，亦可视作当下意识结构中文明与权力角力的隐喻体。在《类人猿、赛博格和女人：自然和重塑》中，唐娜·哈拉维将“奇美拉”提炼为理解后现代赛博格世界的一个关键符号，以回应当代身份的多元与碎片化，这无疑为余曾巧展开视觉创作提供了理论支点。在她的作品中，“奇美拉”常与带有荣誉意味的标识，如缎带、勋章并置，而画面中大量戏谑扭曲的细节，看似象征辉煌，却始终投射出更迭、断裂的暗影。借由“梅杜萨之筏”的视觉结构，艺术家有意将绵延的共存叙事拉入到持续动荡的张力之下：混沌之力与极致的浪漫在此交织。如同映照着人类诞妄的“索拉里斯星” (Solaris)，表象与内核的错置指向注定崩解的集体幻梦。

// 遗迹与旧物的缠绕

文明遗迹与中古旧物在余曾巧的作品中占据了相当的分量，甚至成为“奇美拉”母题缠绕的核心元素。幼年时行走于中国洞窟累积的身体记忆，与近年来她有意识地前往埃及，从中采集大量图像，将其作为样本展开研究，促就她不断涌动增殖的肉身经验。这也构成了此次展览的第二重结构，艺术家以旅埃过程中获取的视觉图形，与其去年在威尼斯双年展所见的替代性历史叙事融汇，引发了她对集体性忧郁和个体无力的衰退感知。余曾巧的创作正是处在多重意识交叠的中间地带，试图以此逼近图像存在的根源性问题。静态的历史记忆不断转化为持续绵延的意念熔炉，艺术家由此展开对文明起源的欲望结构、权力逻辑的残余形式以及个体记忆的生理触感的持续探测。

/// 科技造物与永生的幻觉

如果说“奇美拉”与文明遗迹呈现的是一种关乎人类整体的历史，那么此次展览的第三重语汇，则与人类科技的造物，摄影术的发明密切相关。遗落在历史档案中的旧日图像，承载了人类追求永恒的另一种表达。艺术家去除档案中的人物形象，将凝视落在背景的虚构景观之上。在她看来，这些景观本身不仅携带了大量的信息层，同时也牵连彼时主流的视觉审美。艺术家穿行于时空间隙，在集体印迹的碎屑中按图索骥，试图以后现代经验重构对历史的叙述，科技造物下的图像因此成为更为贴切当下的第三重映照。

在电影《飞向太空》中，塔可夫斯基通过智能体索拉里斯星，将人类内心的潜意识、罪欲与记忆外化为可被触碰的实体，侵入宇航员的意志、使他们陷入无尽的困顿与纠葛。宏大而静默的宇宙场景，与太空站内部破败的机械装置及语言交互，映照着人类对永恒与存在的迷思。然而无论是历史遗迹、中古旧物，还是科技造物所呈现的图像，本质上都承载着冻结时间的幻觉：人类试图使记忆永存，却始终被自身意识构建的幻影牵引。余曾巧的创作正是试图揭示出这种内在悖论，她从漂浮、重叠、消散的遗留物中提取图像展开编织，意在将观者引入到历史与超现实交汇的临界地带，在充满解读可能性的歧义空间，持续书写潜藏于人类意识深处的“缠结之书”。